

我要说

迎接冬天

城管队长：帮助比处罚更有意义

□ 口述：齐庆立
整理：刘小林

我是石家庄市城管执法支队第六大队的队长，我们大队的执法辖区位于火车站东广场，职责就是维护东广场的市容市貌，市政设施、园林绿化等执法工作。

1998年我从部队转业到地方，成为一名城管执法人员，19年的城管职业生涯，让我练就了一副火眼金睛。火车站每天旅客流量非常大，表面看来秩序良好，但在前年7月份的一次执法中，我发现工作还有不足的地方，因为我遇到一种特殊经营方式——游商。查处游商的那次执法经历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记得那是7月中旬的一天，天气非常炎热，省会火车站的东广场上到处都是急匆匆赶路的旅客，遮阳处有三三两两的

旅客在悠闲地抽烟。吃过午饭，我带领几名执法人员例行到东广场上巡逻检查，老远我就发现一位60多岁的老人背着一个大背包，在广场上漫无目的地游走，一会走到这堆旅客跟前像是在交谈什么，一会又拦住其他过路旅客像是在极力地推荐着什么。刚开始，我第一反应是老人是在向旅客乞讨，但从衣着和与乘客说话的动作上又不像，于是，我加快脚步向老人走去。老人发现我们过来，第一反应不是寻求帮助，而是故意躲避，表情极度紧张，这种反常的举动引起了我的怀疑。

其他队员上前亲切地询问：“大妈您有什么困难？需要帮助吗……”老人一边摆手一边快速转身就要走，附近旅客也都只是笑不作声。我从旅客的眼神中感觉这事有点不对劲，于是，我快走几步上前询问情

况。见我紧追过来，老人背着沉重的背包开始小跑起来，由于慌乱加上背包又重，一下子就发现一位60多岁的老人背着一个大背包，在广场上漫无目的地游走，一会走到这堆旅客跟前像是在交谈什么，一会又拦住其他过路旅客像是在极力地推荐着什么。刚开始，我第一反应是老人是在向旅客乞讨，但从衣着和与乘客说话的动作上又不像，于是，我加快脚步向老人走去。老人发现我们过来，第一反应不是寻求帮助，而是故意躲避，表情极度紧张，这种反常的举动引起了我的怀疑。

面对老人这种行径，我们对她进行了教育并未进行任何处罚，老人也表示不会再来火车站做游商了。至此，我以为老人真的意识错误了，当即让老人写了保证书就将东西领走了。可事实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没过几天，老人又偷偷跑到火车站广场做起了老本行。第二次被我们查处后，我们将老人背包里的零食进行暂扣后并没有对老人采取处罚措施，

而是真诚地跟老人谈心。老人说，他是附近县里农村人，老伴常年有病，家庭比较困难，为了贴补家用才到火车站卖点东西挣钱，他知道这里不能摆摊，所以就背着背包偷偷干起了这个行业。经过沟通后，我在附近集贸市场为老人找了一个租金很便宜的固定摊位，让老人长期在此固定下来卖点小商品。看着老人高兴的样子，我感到这种效果比处罚更有意义。

最后，齐庆立说：“游商小贩出售的商品一般都没有卫生保障，存在食品安全隐患。火车站代表着省会的文明窗口，很多旅客都是第一次来石家庄，如果一出火车站就碰到陌生人生人上前搭讪卖东西，这种行为会影响石家庄的形象。希望广大市民朋友自觉抵制游商销售的商品，支持和配合城市管理工作。”

长镜头

“刷脸”完成养老金领取资格认证

文/图 杜慧

在裕华区社保局服务大厅，14号机关事业养老服务平台前，通过人脸识别仪，不到1分钟，就能完成人像数据的采集工作。该项业务实施以后，退休人员只要在家用手机“刷个脸”，就可轻松办理认证业务。

近日，在办事大厅，65岁的张大妈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两三分钟就顺利下载了“石家庄人社”APP软件，她一边按提示操作，一边对这项服务费赞不绝口，“真是太方便了，以后我不用每年都跑单位进行认证了。”

社保局相关负责人说，在未推广人脸识别之前，对于退休人员的认证，尤其是行动不便以及异地居住的参保人群十分不便。以异地居住人群为例，先要持本地社保机构发放的认证表到当地社保经办机构或乡镇劳动保障事务所进行认证，认证后要么由当地社保部门或本人寄回来，要么通过异地认证平台进行操作，而这种人脸识别认证的推广，更“利民便民”，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人像数据采集。



人像数据保存。

母亲的“劳动式”生活

□ 刘希

母亲过了六十岁生日后，身体渐走下坡路，特别是腰椎间盘突出严重，不管是蹲久一点还是站久一点，还是背东西多一点，腰就酸痛无比，每次母亲犯病时就发誓：“我再也不劳动了，安心享清福。”可她总是“好了伤疤忘了疼”，病一好就忘了，仍旧继续干农活。直到我和妹妹商议，把老家的房子卖了，接母亲到城里住。

母亲一听，急了，嚷嚷道：“我怎么可以离开这个地方呢？我在这里生活了六十多年，这里有我的朋友，亲人，我去城里，你们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我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再说，让我不劳动哪怎么能行呢？不去。”扬言接母亲去城里住只不过是我和妹妹的计策，知道她一辈子爱劳动，离不开故乡，肯定自己会想理由说服我们让她留下来。果然，母亲向我们保证：“以后，我不喂猪了，养点鸡鸭，我不种稻谷了，种点油菜，我不种棉花了，种点小菜。我尽量少劳动，行了吧？”

我和妹妹相视一笑，可嘴上还是说：“那行吧，看看今年的表现如何，如果好就同意。”

母亲今年果然没有喂猪，买了十几只小鸡小鸭养。喂猪要管一日三餐，而且猪食量大，侍候它实在是累人，喂鸡鸭就简单多了。在农村都是实行放养，根本不用母亲操心。种水稻又要育苗又要插秧还要打农药，程序繁琐，种油菜简单多了，只是收割时天气太热，我们决定到时候就回来帮母亲。种棉花也是费时费力，极其繁琐，母亲自从从棉田改种小菜后，整个人轻松多了，而且种的小菜拿到市场去卖，也能换不少的零用钱。

不用再那么劳心劳力没日没夜地干活，母亲因此胖了许多，气色也不错。这下，她总是笑呵呵，每次打电话问她缺不缺钱，她说：“不缺，天天卖小菜，每天都有几十块进账，吃不完。”问她身体如何？她说身体好得很，腰不酸腿不疼，打得死老虎。没有过量的劳动压力，把种田当作锻炼身体，收获乐趣，这样的劳动才是最适合她的。

现在我们回家，母亲再也不用跑镇上买菜了，现成的土鸡土鸭，鲜嫩无比，摊上几个土鸡蛋，营养丰富又美味，再炒上几盘有机蔬菜，这日子虽然低碳但也活色生香，美不胜收。我们也跟着母亲享受其中，每次见我们吃得杯盘狼藉，母亲总是乐呵呵地笑出声。

母亲一生爱劳动，闲不下来，晚年也是如此。母亲老有所乐，收获着满满的幸福与喜悦，那片原本贫瘠的土地上，是母亲一生的画卷，她用勤劳的双手，画出丰富多彩的生活，一辈子孜孜不倦，一辈子无怨无悔，这就是一个农民母亲的伟大而平凡的一生，这也是亿万农民们的真实写照。

母亲的一生，是劳动的一生，是勤劳的一生。劳动是母亲快乐的源泉，母亲的劳动使我们通向幸福之路，每一个劳动中的母亲都是最美丽的。

□ 杜学峰

菜窖是神秘的，昏暗的，潮湿的。它就像一个小小的城堡，隐藏在大地的怀里。只是在这样的城堡里，潜伏的不是人，而是不会说话的白菜、萝卜、土豆和大葱。可能还有别的什么，但因为年代的久远，我实在记不清了。但菜窖的模样，还有菜窖里那神秘的气息，我永远也不会忘记。

立冬时节，农家房前屋后的菜园里，那曾经葱茏繁荣的景象，就被荒芜取代了。每年这个时候，父亲总会忙里偷闲，用铁锹在房前的菜园中央，挖一口很深的菜窖。不知挖了多少锹的土，也不知流了多少汗水，但菜窖总会在天气上冻之前准时地出现在菜园里。

菜窖挖成的第二天，父亲在菜窖的

上方搭了几根木棒，然后铺上一层厚厚的高粱秸，再铺上泥土，这样本不神秘的菜窖就开始神秘起来。在留有一个出口的地方，放下了一个梯子，从这个梯子爬进去，就可以体验到别有洞天的滋味了。过不了几天，这里就成了菜蔬们的新家。它们将在这里安睡，继续做着秋天还没有做完的绿梦。那安静幽深的菜窖，就在北方寒冷的冬日里，贮存着点点绿意与春色。当白菜、萝卜和土豆被父母搬了进去，洞口就堆上了柴火。过不了多久，天气就会寒冷下来，所以这是给菜蔬保暖必须采取的措施，否则冻坏了蔬菜，漫长的冬日里就只有啃咸菜的份儿了。

立冬后，天气一下子就冷了。在这寒冷的季节里，一想到菜窖里那些绿油油的蔬菜，让人心里头就充满了无

尽的暖意。所以当母亲做饭时，不用召唤，我就会快步向菜窖飞奔而去。挪开洞口的柴火，顺着梯子小心翼翼地进到菜窖里。昏暗潮湿的里面，还有一丝丝蔬菜清香的味道。在这样封闭幽静的环境里，我少年的心生起了莫名的快意，还有一点恐惧。这使我想起电影《地道战》里精彩的战斗情景……当我抱着大白菜从菜窖里出来的时候，母亲已经等不及了，她说你咋这么磨蹭？我笑而不语，因为我无法说清喜欢菜窖的理由。

我记得有一年冬天，我趁父母不备，一个人偷偷地溜进菜窖里。我燃上一根蜡烛，坐在一堆松软的柴草上看巴金的《家》这本书。眼睛倦了，目光就从书页上移开，看着那些酣睡中的萝卜白菜，再用手轻轻触摸菜窖周

围湿润的泥土，泥土的芬芳就这样缓缓地钻进我的肺腑里，钻进我的记忆中。当漫漫的冬日一点点地滑过去，贮藏的菜窖里的蔬菜就快吃完了，温暖的春天正在一步一步地向村庄走来。这个时候菜窖就完成了使命，它被父亲用铁锹填平，又成为菜园的一部分。在废弃的菜窖上面，又将长满郁郁葱葱的青菜……

许多年后，远离故土的我一直大惑不解，我为何如此痴迷地眷恋着菜窖？是因为那是思想的洞穴？还是我梦想起飞的地方？我说不清楚，那可能是透视大地的一扇窗户吧，躲藏在它潮湿、丰富的灵魂里面，一颗稚嫩的心总该希冀些什么，就像现在，我幽深的梦里总有一口幽静的菜窖，菜窖里总有一双乡村少年星星般闪烁的眼睛。

□ 马亚伟

季节变换，大自然总会传递一些信息，催促着人们跟着季节的鼓点，欢快地舞动起来。北风吹起冬天的号角，人们便纷纷忙碌起来，储藏食物、盘炉子、做棉衣等等，用不同的形式迎接冬天。这些活动，几乎成了冬天的仪式。

每年霜降以后，父亲都会储藏大白菜。他把满地的大白菜砍下来，在菜地挖地窖，把大白菜放到地窖里去。风很冷了，父亲却忙得满头大汗。他一锹一锹地挖着土，还不停地对我说：“瞧今年的大白菜长得多好，冬天咱就有的吃了！让你妈给咱做白菜炖粉条，包白菜馅饺子有多好吃。”地窖挖好了，我抱起一棵棵大白菜递给父亲，他把大白菜全都放入地窖后，父亲在上面填上土，盖上玉米秸，给大白菜们一个踏踏实实的家。父亲拍拍衣服上的尘土，笑眯眯地说：“这样大白菜就不怕冻了。”我想，再冷的冬天，大地母亲的怀抱都是温暖的，白菜们躲进地窖里就可以安睡了。有大白菜相伴的冬天，也是温暖的。

夜里的风有了呼啸的声音，第二天早晨，父亲就忙着在外屋盘炉子。我现在想，为什么父亲不说“垒炉子”或者“砌炉子”，而说“盘炉子”。“垒”和“砌”好像是简单的、机械的，而一个“盘”字，带了温度和感情，要把冬天的岁月盘点一下，这样想着，心中就升腾起一种希望，一种温暖。盘炉子并不难，和点儿泥，用砖头一层层往上垒。还要

家的温暖

□ 王素朝

燕子的家在屋檐下，鸟的家在树林里，羊的家在水草丰美的地方，熊猫的家在青青的竹林里，土拨鼠的家在向阳的土坡，鱼的家在柔柔的水草里，蝴蝶的家在芬芳花丛中……

那么，我们的家又在哪儿呢？有位诗人说过，父母在哪里，家就在那里。

无疑，家就在父母那里，儿女回到父母身边就是回到了家里。在这里没有钩心斗角，没有尔虞我诈，没有阴云密布，风雨漫天，有的是风和日丽，春风拂面，永远晴好……

万物生长靠太阳，雨露滋润禾苗壮，人的生长离不开家庭，因为家给人关爱，给人呵护，给人温馨。

记得有一次，我弟弟生病，父亲出门没在家，是母亲冒着倾盆大雨，深一脚浅一脚地出去买药，回到家后，又急忙奔向厨房把药煎好，看到弟弟吃了药后有所好转，她嘴角露出了笑容。那一次，母亲却被淋感冒了……

每个人都希望有一个幸福的家，都渴望自己能拥有一个完整的家庭，因为家是幸福的港湾，家是避风遮雨的码头，有家的感觉真好啊！一家人构成一个永恒的天体：父亲是太阳，母亲是月亮，我们是父母身边的一颗小星星，组成了一个温暖的

家。我的父亲是家里的顶梁柱，家里的大小事情总是一个扛。小病从来不看，大病能抗则抗，喜怒哀乐很少溢于言表，一

盘炉子对他来说是小菜一碟。他盘的炉子，烧得特别旺，而且好封火，省煤。我看着父亲盘好的炉子，想象着寒冷的冬天，我们一家人围着烧得很旺的炉火，吃炖菜，烤红薯，炒花生，觉得幸福就在眼前了。

冬天来了，母亲也一刻没闲着。她忙着腌菜，做棉衣。母亲腌菜的手艺是一绝，她会选一个晴好的天气，在小院里忙起来。她把自家地里种的白萝卜洗净，擦成细丝，用盐杀杀里面的水分，再把水分挤出去。然后，母亲开始准备各种调料。盐、酱油、白糖、白酒、素油、尖椒、蒜、姜，一样都不能少。母亲说，每一种调料都不可缺少，缺了一种，就腌不出那种味道。母亲把白萝卜丝放进搪瓷罐里，再把调料一样一样放好，拌匀，然后把搪瓷罐封好，就等冬天吃了。朔风呼啸的日子里，小火上慢慢熬一锅粥，熬得糯糯的、稠稠的、香香的，就着腌好的咸菜吃，觉得日子像粥一样暖了。

母亲还要为一家做棉衣，祖母最喜欢穿她做的棉衣，说穿上舒服。我们孩子也不闲着，在母亲做棉衣的时候，要几块碎布，缝沙包，缝毽子。冬天到了，孩子们也要动起来。越是寒冷的日子，越要动起来。

智慧的人们在寒暑更替中总结出生活规律：万事要提早打算，才能把日子过得从容不迫。人们迎接冬天的种种活动，就是冬天的仪式。忙碌过后，世界就进入了冬天的童话中，天再冷，心也安然。